



回家，回家！

家是一根长长的线

在开往包头的列车上。

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中年夫妻，紫红色的脸膛，身材高大，并不魁梧，甚至有些单薄，衣着没有都市男女的新潮和时尚，一看，就知是返乡的农民工。

男人的神色有些倦怠，从北京一上车便头伏在小桌上睡去了。倒是女人很清醒，有条不紊地从包里掏出了两筒方便面和一个水杯。

突然，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响起。原来是男人，他一声接一声地咳着，脸色潮红，直咳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眼泪和鼻涕都出来了。

从听到第一声咳嗽起，女人慌忙从座位上弹起，张皇失措地轻轻拍打着男人的后背，大约有两分钟之久，咳嗽声终于停了下来，女人的拍打也随之停下。女人迅速地弯腰从座位下拉出一个大包，似乎在翻找什么东西，大概是没有找到，把包用力推到座位下，又跳上了椅子，试图从行李架上取下另一个大包。

男人稍稍蹙起眉角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给你找药呢。”女人和颜悦色。

“在我身上装着呢。”男人显然有些恼怒了，口气显得更不耐烦了。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几个小纸袋，放到小桌上。

女人从几个纸袋里，掏出了大大小小几个药片，把大约有七八粒白色药片送到男人手里，陪着笑脸，讨好般地说：“快喝吧。”边拧开瓶盖，把水送到男人嘴边。

男人一仰脖把药片吞下，脸色平缓了许多，咂咂嘴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唉。好几天了，吃不吃也不管用。”

女人嗔怪道：“让你去医院看，你偏不去；让你输几瓶液，你偏不输；让你病好了回家，你偏要着急地回家。”

我被女人连珠炮似的几句话逗笑了，“噗哧”，笑出了声。男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有些发窘，但仍然不服气地反驳道：“出来了一年了，咱爹腿腿有毛病。一年里又种地，又放牛放羊，还要照顾小虎。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毛病是不是更重了。”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后，然后抬高了嗓门，显得理直气壮：“你还说我，你不也急着回去吗？连做梦都喊着儿子的名字，‘小虎，小虎’。”

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原来这夫妻俩是甘肃武威的农民。男人出来做装修工，女人在海淀区给人做保姆。因临近年关，女人跟东家请下20天假，男人拖着病体，便急匆匆地回家。

几句简短的交谈之后，男人又是一阵猛咳。等咳嗽停下来之后，他抬起头，大张着嘴巴，喘着粗气。看着男人痛苦的样子，我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背包里有各种常用药，于是打开背包，挑拣几种治疗咳嗽的药物送给他们。

女人推辞着不肯接受，男人看到我诚恳的样子，对女人说：“收下吧，别拒绝了人家的好意。”见女人还在犹豫，男人又一次抬高了嗓门，粗声大气地补充道：“你担心什么，咱本来就是穷人，你还怕人家把咱骗成富人吗？”

男人的话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，女人也笑了，笑着把那些药收了起来。一阵笑声过后，车厢的人们不再拘谨生分了，都互相攀谈起来，有的说自己的打工生活，有的说自己的回家故事。望着一张张因兴奋而异常生动的脸，我心里慨叹道：这些漂泊异乡的人们啊，无论走多久，走多远，家都是一根长长的线，牵着他们的脚。每逢春节，他们总要回家……

很快，车到了我生活的城市，我挥手与男人、女人和车厢里的人们告别。下车后，我迈着轻快的脚步向家走去。街上行人个个行色匆匆，看着一双双焦灼的眼睛，一张张期盼的脸庞，一双双奔走匆忙的脚，我知道他们的心中一定涌动着一个个急切的念头：回家……

文/张燕峰

亲情车票

腊八刚过，离过年的日子还有段时间。可是，父亲母亲却按捺不住了。

每天例行通电话时，末了，父母常问道，什么时候能回家过年？回家过年，对于多年离乡在外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他乡人来说，是多么心盼已久的事。可现在何时回家过年？我真的无能为力确定归期，总以“过年尚早，等等再说。”寥寥几句敷衍过去。电话那端，父母有丝失落，却又嘱咐起好好工作，吃好些，勿挂念家里。听着这些话，心里总会莫名其妙地酸楚起来，眼眶有些湿润。

回家过年，谁都想着盼着早点回家过年。可是工作了，单位有单位的制度，节假日也有国家的规定，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。不能早些回家，我只好打消这念头，安心工作，好好对待自己，莫让家人多些担忧与牵挂。

在每次通电话结束的时候，父母亲却“乐此不疲”地询问着。听多了，听腻了，又无法准确答复他们，心里就烦了。“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生硬的语气使我和父母亲的通话一时变得尴尬，便匆匆结束通话。电话挂完，我就后悔了，这定会伤了父母的心。谁家孩子过年不回家，谁家不是一家老小热热闹闹地把年过？而我却说出这种不孝的话，一直愧疚于心。

当能确定归家的日期时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订好票回家，也想给父母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可任我每时每刻关注票数信息，注册抢票软件来刷票都无法订上一张票，很是沮丧挫败。和母亲通电话时，情绪低沉的我抱怨回家难，每次回家都是人在困途。母亲却兴奋地说，这次一定是顺顺利利。一张卧铺票，一张动车票让我挑选一张回家过年。一时弄得我摸不着头脑，一张站票我都无法购买而感到懊恼时，父母却有两张票任我挑选，在母亲的叙述里我渐渐明白了缘由，也懂得了父母的良苦用心。

原来是父亲读报的时候，知道了火车票能提前订票，我又整天忙着工作没时间订票抢票。俩人就看着日历本偷偷地合计着我能回家的时间，在订票网站上刷票抢票，又不断地打订票电话，双管齐下才为我抢到一张火车卧铺票。年末时家乡的高铁正式通行，俩人又一次照旧疯狂地为我抢到一张高铁票。悄无声息地订好了票，就旁听侧敲询问我的归期却也不敢告诉我。怕我不同意，怕我没有假期，怕我不在他们“自作主张”的时间回家。而我却蒙在鼓里，一直耍着小性子反感他们盘问。

我能想象带着老花镜的父母笨拙地一顿一顿打字，选定车票信息，再一次次刷着网页；又低声下气与售票客服人员通话的情景，有些心痛和暖心。父亲接过电话，我欲想说句道歉，父亲抢前说：“回家的时候别带啥东西，人回家过年就好！坐高铁来，时间合适又快，体验下。”“嗯嗯，听老爸的。坐高铁回家。”我听懂了父亲的话，父子之间不需道歉，父亲也从不会怪罪我，不论我做错了什么，说错了什么。

回家过年，一张车票就有了浓浓的亲情。今年，听父母的话，拿好这张预订的车票启程，带上思念的爱意和大包小包的礼品回家过年。

文/张翔

贺新年

贰零壹七年
丁酉鸡年

2017年1月27日 责任编辑：韩伟丽 版式设计：戴喜龙 责任校对：颜华

12

北方文学

文学速读